

不怒自威轻松统治犬群 从乡村小院到世界舞台 超7000万网友追更“狗王传奇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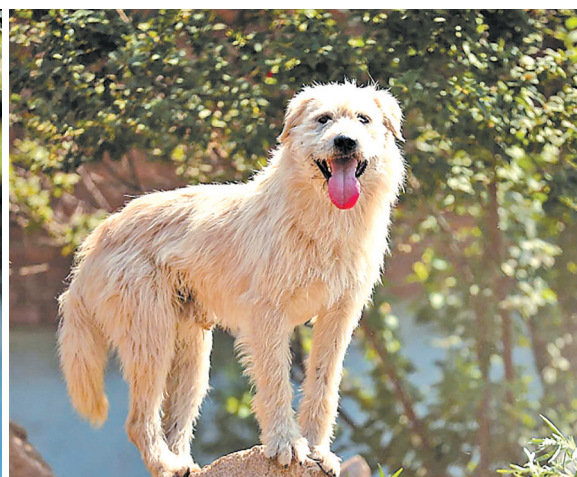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追捧一只狗。

这看似荒谬的背后,实则是在找寻失落的理想主义人类样本:一个替天行道却不被力量腐蚀的侠客,一个凝心聚力的领导者,一个在钢筋森林里依然敢亮出犬牙、未被驯服的灵魂。

每根在屏幕前为它点赞的手指,都在完成一场精神越狱——拯救的,是那个渴望冲破枷锁、却早已学会低头妥协的自己。



胡子大叔和长毛。



“狗王”长毛。



长毛制裁“闹事者”。

风起承德

水流撞击桶底的闷响,惊破今年5月一个庸常的清晨。

5点半左右开始打扫、喂食,从前院到后院,这是狗场主人胡子大叔每天的固定工作。打个水的工夫,狗群犬吠四起。胡子大叔走近一看,又是“官司王”黑老四在惹事。

冲突集中在“搬家帮”,黑老四被夹在当中,几条狗在冲咬,全然不惧胡子大叔的近身施压。

不远处,“长毛帮”大护法之一的大黑牛正对这起冲突高度关注。它摩拳擦掌,欲迈步上前,却在回头瞥见那道潦草身影时骤然坍塌。众狗光速散开——长毛来了。

它不狂吠、不龇牙,只是走来。像一阵柔和而坚定的风将一团乌云吹开。

大黑牛重140斤,比长毛重三倍,高两掌,此刻却温驯如羊。长毛经过它不过两秒,大黑牛却把忠臣的戏份做足,如朝圣者叩拜神祇。直到长毛走过才容自己抬头,再无意上前,改为蹲坐。

长毛压过来了。

黑老四,可怜的黑老四——刚刚还狂热的暴戾在绝对权威下蒸发:它缩颈后退,假意防御的爪子在触及王者的瞬间瘫软如泥。制裁似在意料之中,但被长毛用前肢摁住其脖颈的那一刻,黑老四还是惊慌地叫了一声。

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胡子大叔的拍摄被一个来电打断。拍视频,一开始是想赚取流量分成,3年间发布800多个视频,才赚了1000多块——经营狗场7年,这

是杯水车薪,倒让胡子大叔养成了记录爱犬的习惯。

别看他平日沉默寡言,一聊起狗来就活泛了。胡子大叔随手拍,拍完就发。无剪辑、无剧本、无配乐,脑子里咋想就咋配文案。此前一天,有个视频小火一把,内容也是长毛镇压狗群冲突,胡子大叔配文:“江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,江湖还有人情世故。”

放下手机的3个小时里,长毛的威仪悄然走遍互联网。很快,就有超7000万网友知道,中国河北有一只深藏不露的王者小狗。

胡子大叔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,一周内,账号从1.5万涨粉到超60万。不停有粉丝、博主、媒体等在门口。狗场的平静,被一条24秒的视频彻底打破。

成王之路

以一排平房和铁网为隔断,胡子大叔的狗场被分为前院和后院。后院300多平方米,是胡子大叔父母的住所,安置有30多家养狗。3000平方米的前院,收留了70多只流浪狗,更像个小小江湖。

初代狗王大老黑已14岁(相当于人类近百岁),是胡子大叔收养的第一只流浪狗,早已远离是非,退到门口当看门狗,王位空悬多年。

第一个上位的是大头,它肌肉发达、四肢强健,是个天生的战士。它的统治逻辑简单粗暴——打。长毛因先天条件不及大哥二哥,很长时间都被打压。但它倔得很,打得过要打,打不过也要

打,面对大哥的强权统治,它愈战愈勇。

大哥和三弟,如针尖对麦芒。一个眼神、一个龇牙,都可能成为冲突的起因。直到那场王权颠覆之战——彼时,长毛一岁多,距离它火遍全网还有3年。

胡子大叔赶到现场时,这对亲兄弟已经打红了眼,动真格了!它们从嘶吼打到一声不叫,无一方愿意松口。这场持续了十多分钟的决斗,最终以双方多处染红,大头失去两颗门牙收场。经此一役,大头士气大挫。

不知何时起,前院形成了以长毛为核心的新帮派。二黄成了新王朝的第一个拥趸。四条勇猛的黑犬:大黑牛、二驴、黑牛、黑妞,成了长毛的贴身护法。据胡子大叔统计,前院70多只狗里面,长毛帮已占据近一半。

长毛会在手下打架时压阵,以免情况失控;也会在下被其他帮派欺负时,第一时间赶到;它从不抢食,永远等在队伍的最后;懂得保护弱小,不管是新成员还是老成员。长毛帮有自己的奖惩制度,目前,还没有叛徒和造反者出现。长毛帮的狗只愿意围着长毛。

身世疑云

2021年夏,河北承德一个3000平方米的狗场里,小土狗长毛出生。这是母狗大黄的第一胎,共有4只。老大叫大头,老二叫二黄,老三是长毛,这三只都是公狗,最小的母狗叫小四。长毛2岁左右时,大黄从狗场跳出去再没回来过。

长毛走红后,有人通过它毛

发长、善斗的特征,说它是贵州下司犬。狗妈大黄显然没有这部分基因,但狗爸至今成谜,让长毛的身世有了更多想象空间。胡子大叔说,狗场周围没见过下司犬,而且下司犬没有长毛这么高的双商。

长毛火了,院里来了很多陌生人。有人从德国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地飞来看它。大老远的,胡子大叔谁都不好怠慢。

长毛一再地被请到镜头前单独亮相,但它一动,黑压压的四大护法就跟了上去,长毛帮一众也紧随其后。最后的画面往往以长毛为中心,层峦叠嶂围起狗的脊背,像一道道堤坝。

还有各种各样的电话——有从东京打来的,说要给长毛出一部动漫;还有从贵州打来的,要给长毛做血统鉴定;也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的,想跟单身了40多年的胡子大叔缔结良缘……这些来电大都不了了之。

胡子大叔总体上是高兴的,他的世界一下变大了好多:人和事随流量漫进来,围着他转、围着长毛转。他很高兴为中华田园犬界做了一点贡献,也真实地感到:自己养狗以来的边缘感被冲淡了不少。

长毛走红两个月后,狗场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。访客少了,胡子大叔照旧将狗场打扫一新。他挥动扫帚就像挥动旗帜,这是他每天的固定动作。

他坚信狗场江湖会有新的传说,也坚信爱与陪伴会一次次地,将迷失在热闹、病痛、争斗中的爱犬引向黎明。

据《大河报》报道